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五目錄

序

鹿忠節公集卷五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周景文制義序

不佞覩政兵曹與景文同舍相善也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媕婀態不佞私計即未睹若人文意必吐露肝膽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不佞則其人之概具在焉向之私計奇於射覆因嘆天下事患不眞耳眞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模稜之術自托於時中之道藏頭蓋面

千工萬巧圜轉滑澤而其本色遂不復可辨雖然世不乏冷眼即以不可辨辨之矣景文居京師寡追隨赴尚書期而外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閒與不佞過談也蓋其脫然聲利得之天性惟扼腕時事浩焉興嘆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澹泊寧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焉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怪焉富而可求執鞭所願人自揣技能精魂孰與尺山而苦欲求勝一開口一舉足不敢問

己慊不慊但問人喜不喜枉爲造物笑耳不佞椎拙
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
獨有容城孫啓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景文就選當
得司理一日過不佞適啓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若
復能崛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眞是眞非聽之此君
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矣啓
泰笑曰此生崛彊猶昔景文制義若干首自言同筆
硯者爲殷汝良于狷伯仲鄒虛王朱德升四君子夫
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四君子者不佞亦旣耳而日之

矣。

范質公敍議序

余受質公敍議而讀之舉全齊民隱列於指掌一切漕運驛傳治河救荒弭盜條畫歷歷無不中竅入微而其革大戸之功比於虞淵取日盡郡縣情弊之相仍盡於旣欲避編之名又欲完費之局之二語而質公旋轉之機括盡於詳立之法悉處之費之二語心下了了故言下了了手下了了人謂質公智人哉余則謂質公非智人也癡人也夫人才識不甚相遠即

聖賢之所爲亦心思之可到特心未必能一耳爲國矣能全不爲身乎愛民矣能全不愛官乎不能也則有不容不計之難易不容不顧之恩怨即絶人之才力薾然減矣試縱觀窾議而嘆束省之民力竭也一旦驟舉而更張化理其大段則極重而不易返其頭緒則錯雜而不易清其條貫則邅延而不易覓有此三不易縱事起目前不無觀望而況緜來者遠乎誰實作俑而質公受其艱也即作俑非我如事屬專責或不可逃而郡縣事有司者治之於理官何與焉如

謂理官居上下之會易達郡縣之情前乎質公者獨非理官乎哉郡縣不爲而理官爲之前人司理不爲而質公司理爲之何利焉今按其已成之緒而追想當日慘淡經營之狀經緯曲折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始建此永賴爲黎民利民則利矣而夙昔奸民乘積弊以爲利者能不恨不肖令長襲成案以爲利者能不恨利之者感雖公而無權恨之者情雖私而能翻雲覆雨陽順陰逆以求逞志於我一利不能當二恨擇術者何

居焉他人坐視而不爲非其才不足識不足利害心太明耳利害二字幾爲世局司命中智以下皆知之而癡人不知也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眞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自己事大家事則利害之見自起自己事則趨避之念盡除心之力原足以通鬼神動天地無所以分其心而心之全力乃現挽極重而神愈猛理錯雜而神愈清歷遭延而神愈耐則質公之包孕全齊爲民永賴得之智耶得之癡耶或曰質公此舉原爲民貽永賴而創議者我奉行者人我以爲然

矣人亦以爲然否同事之人然我矣後事之人亦然我否不寧惟是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異日不然我之人未必非即今日然我之人一有不然何爲汞賴心血枉耗寢食枉廢徒成畫餅祇便覆瓿余曰否否天下事直論不可負之已豈論不可知之人只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事事而必論他人論異日則豪傑之袖手久矣智者論之而癡人不論也蓋不忍論不欲論也故曰質公癡人也

孫會章詩序

夫詩第沿其末流較派論宗爭位置於毫芒狎主代興迄無定說然推原本始不曰道性情乎果以詩爲不可知必有無性情之人然後可獨所謂性情者動於有感出以無心情景如冷煖之自知宮商如四體之默喻則其爲人卽詩而在如人之外另自有詩步青蓮者多不情之笑傲模少陵者概無病之呻吟雖工亦奚以爲執此觀督章之詩則督章之性情也彼其負劍來視相國於師中併以酬生而懸弧之志余每進見飲食笑語批答顧問未嘗不在側邊庭孺慕

令人心動此已是三百篇之所托始且周迴結攬窮邊寒塞戍卒十萬枕戈雲壘孰非深閨之夢閒亭小草夜月遠簫孰非笳谷之音而烽傳警枕捷奏鈴閣尤龍劍所爲自鳴而屐齒所爲自折者舒章值此烏能自閼其性情而不爲詩又烏能自外其性情而另爲詩性情字義皆從心生生則惡可已也通萬竅習三綱總此惡可已之生機生機息則一膜外總無真可關心之處即君父急難且爲掉臂則其人之詩亡也孟氏不云乎詩亡然後春秋作舒章治春秋國治

其所以存詩者天下無離名分之性情不患人於名分不切患於性情不眞耳國事至今日賴相國一人以眞性情用事爲天子當關而是父是子主盟風雅則相國當關之事即相國之詩曾章游關之詩即曾章之事也雖以號於天下曰含㮋關內外無眞詩料舍高陽父子無眞詩人亦何不可

眉山草序

天下事自繇則快繇人則苦文亦事也然受事程能權不繇己千古英雄猶於不自繇之中竟成己志文

之權誰操哉寸管在握萬靈聽命而憑軾以觀逐鹿之場言言繇己者誰也口不敢先開局不敢另布繳纏蹊徑總奉芻狗爲典刑且沿習等於成性未受吏事而舉俗吏心口相難笑啼不敢之狀於八股中一一畢具以得自繇之權而先釀成不自繇之勢人固好自苦哉余讀眉山集而覺諸苦爲之頓解蓋其信心以往若無說在前其矢口而談若無人在旁而其深情微語妙於託寄一唱三嘆又若謂自有知音者在天下每讀一篇便堪以五斗下之快可知已據其

脫離窠日或名之曰朔新短長橫豎斷而不斷對而不對又可名之曰擬古寧知曠觀於新故古今之說當下之新卽故當日之古亦今且新不綠己苦等於舊古不綠己苦等於今君家兄弟未嘗不新且古而快意則不綠新不綠古直綠己耳斯文之權旁落既久賴君家兄弟一日收之宇宙間一大快事也然綠己本於有可綠之己無諸己而强綠其害乃甚於綠人余不難魯章兄弟之綠而難其己美大聖神以有諸己爲胚胎孔論爲仁綠己所與言者顏氏子也皋

業卽一事善學者就鉛槧便可證克復德業之不作
殊觀亦明矣君家兄弟以余可爲知己否

同難錄序

今上御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恩
命煌煌已復命部司呈請不盡待諸孤陳乞槪照贈
銜給與三代誥命蔭贈與也諸孤以爲吾儕望恩原
不在蔭敘但祈有以光先世爲先人了人子事耳至
是而聖明所以卹忠與地下之因忠以盡孝者罔有
弗竟矣遂各述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蓋以

志其感恩亦自訂後期也梓成徵弁語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天子聖明不難創行前所未經有之典以當之自有此命令人曉然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旣以卹死兼以勸生或謂有待慰之魂則死者之忠亦僞有待勸之意則生者之忠不純以報持論得無令死者不服生者不受乎嗟嗟論不期高期於中情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旣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窆慘邱壠無光而後爲盡己忠而後爲朝廷

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虀粉髮膚寂寞祖父之具此又與於不忠之甚者也夫忠義固出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況生死乎所以噓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經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搢紳喪節亘古所無豈人性固然亦竊君權者之刑賞實能喪之日月幾何至今上而人復知善之不可泯惡之不可爲也亦豈人能遽復其性則今上之刑賞實養之耳刑以報惡賞

以報善報之一言持論不高舍此無以養天下而皇
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萬一如言及
逆黨人孰不恨之詈之欲食其肉未幾而漸平矣言
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至於下淚未幾而亦漸平
矣漸平漸忘且托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
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褒忠欲從嚴也至欽定
逆案凜凜焉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
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
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

畢竟不利也耶余按是錄讌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是時相期誰謂不切所貴者毋以久而亦平也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即所以報君恩爲諸臣請誥命者係封司徐君主稿於側爲破格於事爲變體初亦虞上慎重而竟不難得蓋徐實善體上意也余因序斯錄而并紀徐之憐痛未平如此

鹿忠節公集卷六目錄

序

鹿忠節公集卷六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贈孫君兄弟廬墓序

嘗讀古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遺事未嘗不掩卷興思聳心起敬人生幾何獨此奇行懿蹤歷千載猶有生氣然古人也不可復作何幸當吾世而得之孫鍾元兄弟孫氏容城著姓先發其祥於敬所先生又再傳至鍾元繩其祖武鍾元之同胞兄榮我次相我最少弟思皇翩翩秀異無忝八龍遡其先人之變相與廬

墓終喪鄉閭遠近無論識不識見者聞者咸咨嗟太
息謂孫君兄弟千古人也夫自穆叔論三不朽而以
立德爲太上天經地義百行之原德孰有大於孝者
君家兄弟此舉渟發於不自已之心亦第以盡吾當
日事何暇計千古然能爲當日者卽爲千古矣嘗嘆
士生天地間具鬚眉稱丈夫亦爲之而已矣不能爲
所可爲甚且爲所不可爲甚者同禽獸行不甚者亦
同草木腐故所稱當世名流大都褒衣矩步邊幅自
持閒取一二迂節細目無關綱維之事不切名教之

圖稍稍點綴便翹然以千古自許而未識其能千古
不也君家兄弟皆以才名蜚聲諸生閒鍾元君復未
冠而領鄉書鄉人士亦嘖嘖嘆其霧異然大槪謂聰
明頴秀能成一世名不意其成千古名也卽不佞嘗
一再識君家兄弟自謂知之綠今省之則曩之知未
也夫漢世士舉孝廉至今吾黨人卒以孝廉名之顧
名思義獨孫君始無愧耳私嘗怪容城彈丸地而先
有靜修後有椒山迄今又有孫君兄弟何物一撮土
多生千古人或謂其左天津右狼山遠吞岫色平揖

巨浸絪緼靈氣人不偶生豈有然歟夫徵書再至雲臥益堅靜修清矣擊鸞不死竟死擊嵩椒山忠矣一廬六載孺慕終身鍾元兄弟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其仁而伯夷之清與尹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箕同仁此際政須隻眼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則孝弟爲仁之本固不問而知之者也劉以高尚無愧伯夷楊以死諫無愧比干孫以純孝無愧劉楊道不同而趨同容城有三仁焉不佞自愧聾之不深知孫君又未始不自幸生之得當孫君高風芳韻千載後必

閭之興起豈其當吾世而失之

贈李司城考績序

李雲漢司城考績得恩命贈其父傑山公如己官母暨配俱稱孺人綸綍一時冠帔兩世榮矣夫國家鼓舞羣吏能其官者不難璽書寵之入臣展布四體以邀君貺不獨一雲漢而吾獨於雲漢三致意焉雲漢誠信人也余從孫國重啓泰兄弟識之退而謂天下人盡若雲漢官盡若雲漢結繩之治不難再見雲漢縣與人接不能磬折戚施作剌剌語而久之其意倍

親賜肺較然其司城用法寬而持己介事上極敬而恥非道之説雖居劇職訟庭常閒每談當官之懷賕弄法羅織周內齒切髮豎間有以簽貫緣捷徑之説進者則謝不敏即素托深交稱引世變江河與波長孺之論積薪雲漢以有命辭吁亦難矣世局之不可破有力者且靡於從風列在下僚夫復何言以資輕灰遠志以短步促雄心理有固然其無足怪而雲漢澹然漠然持之不變何爲者耶使雲漢而猶人之視其官也者七情五色且以有因而旁溢無主而自行又

安能澹然漠然已也雲漢之持此亦日聊以信吾心也成與敗非所敢知其至以宦成荷國恩也則公論之不能盡滅而天下事之猶可言也因憶與習雲漢者居恆論列大概謂雲漢於人無所不宜唯不宜於官而今何如哉自持論者分官與人而兩之因襲既久已如一成之案既分人於官之外遂觭官於人之上復溷官於人而品人以官余髮未燥卽耳此論而心非之每求一人焉開瓶持論者之口幸有雲漢也然亦已難矣是役也於雲漢不為分外唯是當今之

世以本彊之人而亦得考績稱官成使論官者不至全遺人而剝下趨上窺瞰迎合未必爲天建地設不易之矩則雲漢其左券云

贈恆山徐使君膺薦序

子輿氏論入人之深主仁聲而奴仁言言自己出聲自人出己實有口盡千載於一言何難者人亦有口夫其口衆我寡數不勝也他日論恭儉之實痛黜夫聲音笑貌聲音笑貌總之所謂仁言也俗吏情狀刻畫盡矣余每與啓泰盱衡宇內嘆民生之不易而太

息於仁言仁聲之一語恨吾生也晚徒從蠹簡仰漢
吏於希微遼杳仿彿疑似之間不意乃得之於徐使
君使君治容不數月即有聲余猶疑俗吏新政局面
也已而聲益噪遂心動蓋至於今而君之聲集於余
之耳雜沓重復不可殫且就人之口得人之情其感
使君恩口出不啻且感生愛愛生憐憐生過計反覆
於不能已展轉於不必然蓋使君之爲容至矣杜請
謌絕苞苴問理徵收之閒如冰如雪日惟求所以便
百姓者竭力從之相沿積蠹次第剔盡民即欲求費

一錢而不可得且也旌節義獎恬退恤若敖之餒鎩惡璫之羽高詛深心每入人意中又時出人望外容人士戴天履地居恆相謂使君愛民過厚治民過勞操持過苦民肥矣君得無瘦乎獲上治民宣尼明訓世局日變誰能於常格外待豪傑者君之拮据專爲民矣獨不爲官乎是言也愛使君非知使君也智非不足愛之過而智爲掩其恐恐於獲上之不易非爲使君盡自爲也而使君今固獲上矣繡衣皂囊爭先推轂容人士可無庸過計爲矣然寧直容人士無庸

過計也天下之冠進賢而綰璽綬者又何必過計爲誠如巧宦者之說謂獲上別有道於是爲官爲民若冰炭之不並立並則戰戰則告敗者不問而知其所在剎下似狼媚上似狐走朱提於密室而閶閤若掃至有謂入仕途不得不投絕交書於此心尚可言哉間有不能頓負初心者乍王乍霸忽主忽賓當其所窮本色立見反不若純負其心之蓋藏密機智孰足以僞定一時也耳食者不察遽指爲口實以伸其爲民不宜於官之橫議此杯水車薪之說與於不仁之

甚者也録徐使君觀之彼何嘗以獲上之念雜其治民而竟以治民者獲上則天下患無眞爲民者耳爲民卽所以爲官徐使君其證也故仁言仁聲之旨得使君而益信而治民獲上之案願從使君一翻之宣尼謂治民必先獲上余謂獲上必先治民老吏舞文能翻一成之案使君治容吏無敢舞文者余之翻案因啓秦以質諸使君或不以舞文論也

贈李茂林序

尼山思聖而遞歸於有恆他日稱引南人之言而善

之余合而思焉則作醫者必有作聖之心然後可爾
蓋天下事最不利於巧人人巧則變局多爲人之意
外若眞而心未必也爲人輕則計算少好淺嘗而不
好深入苟且其術自足其智且急於潔己之名而重
於實己之言潔己名則袖手實己言則幸災故恆者
作聖之心也而作醫非此心不可余閱人多矣於醫
中得李茂林余婦病瀕危茂林起之母夫人病復藉
以起余因常侍茂林而得其爲人之深眞有作聖之
心者也蓋余婦病積數年經數醫至甲寅勢遂劇他

醫皆委以去聞茂林名於郭爾祥迎以至蓋計無復之不能坐視姑盡人事耳茂林一診許以不死他醫聞之傳笑卽余亦未敢信而不忍疑也起伏變化病者之症狀與治病者之作用俱極人耳目之所未經而意想之所不到當其變化時余亦意恍神搖不能揣惴惟舉以聽之而竟藉以成功相知者共詫其神異傳爲奇事然余至是而有感於醫之難非徒爲不識病者難也卽識病而用藥之際稍失先後著不可卽不失著而病狀之方正忽歧病勢之方減忽增儘

足以顛倒醫者而亂其討卽醫能不亂而主人寧保不駭使茂林有潔其名之心亦不肯以盛名之下而殫力於他醫所望而卻走之病至是則爾祥其子桑乎與人之壹秦伯亦欲分功矣非真分功也蓋以警天下之任醫不專而自敗乃事者茂林醫旣蜚聲而日伊吾素問且問業於數百里外之周氏是豈不情之挹損盍爲人之念真欲窮造化之奇所謂有作聖之心也人心惟恆乃實而瘉癢切惟實乃虛而自用黜茂林茂林進乎技矣茂林不欲潔其名而名益鵲

起迎者無虛日所至奏効遠近沐其澤高其品如出一口丙辰之春當事者嘉其行業予以冠帶親知爭以爲賀而余之言若此

贈嵩菴上人敘

嵩菴住承傳時余與杜季子頻過之談竟日不厭余兩人不諳無生法居恆談柄在有心人三字葢舉世滔滔大抵失其本心本有者無之本無者因有之耳嵩菴不以爲非無生法出語佐之且謂於無生法亦不稱謬也嵩菴戒律綦嚴其持論雅不作張大語而

尋常世法所爲無害者若將浼焉耿介自喜蓋其天性云余一日謂之曰若恨不儒冠耳是足愧柔腸繞指敗類亂羣爲尼山罪人者嵩菴逡巡謝謂衲子何敢知尼山竊有感於雪山之罪人也考宗按派辨機論緣折蘆再東難屈其口而合之於境簞豆動心偶獲依傍亦非本色能以清明一念正對雪山未易許也予聆其言亦重之安得夫夫居屬目之地以其愧雪山罪人者並爲尼山罪人愧乎會僧籙久無主者嵩菴捧部檄而莅之主教非能重嵩菴實以嵩菴重

也故事主教者於衆招提第其饒乏而蛇虎賦之卽極荒落割饘粥以應逮嵩菴受事爲之一洗徒稱掤見云余因與季子嘆天下事還須有心人爲之何道不可作人何事不可自見如離心而論道千載上下治日少亂日多獨非堯言禹步祟之耶願與嵩菴盟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道不期同期於各不爲罪人也已矣斯言也無心人之所不喜然余原不爲無心人說也

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國家待士蓋不薄矣士每薄於自待自薄至於不可
言其害還中於國故國之課士在循名責實士之自
課在顧名思義民業有四士居其首其名芳其術尊
其處恬其味澹卽陋巷環堵而先天下之憂卽矩步
雅歌而習大人之事所謂緊聖賢之籍也然僞士反
藉以自匿其跳愈甚其匿愈巧故農不農工不工商
不商其術不能眩人其勢祇爲自困惟士不士則無
從而按之其敢跳於名教外者不妨以其匿而進結
當世之知盱衡宇宙所稱貪淫冒市井之所羞陰賊

犯鬼神之所忌濁惡暴殄之氣纏綿震盪於兩間者
大概士爲之也螢雪所伏以讀儋啓所持以獻如戲
場搬演於己了無干涉賈生復起可勝太息耶近有
議制科之外間行辟舉如祖宗朝故事者復格不行
夫極重之勢至不可返國家誠無奈士何矣獨士具
鬚眉誦孔孟至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爲國家無可
奈何之物清夜自思何以置面也余友耿圖南篤行
士也其子峻坊受知督學徐公舉秀才第一人蔥菁
玉樹愉快可知唯是余於圖南爲塵外交故不欲徒

以峩冠博帶爲今日榮亦不徒以三槐九棘爲他日券而申名實之論期峻坊不愧於士也更雜陳雅俗求或一言之有當於峻坊因效學究生活爲秀才下一詁脚秀者秀也吐華曰秀見於傳註三物論秀本於周官國家之倚重士而備責士今古一轍三物多缺即雕龍繡虎不秀之甚耳且顧名思義峻坊而知而翁之所以命名乎世有四維禮義廉恥維己維國皆是物也又聞先哲取法乎上夫士四民之上也舉以第一又士之上也等而上之無論今人即出古人

下不甘也方寸屬我宇宙事何不可爲者誰謂峻坊止當於涞城稱第一止以文藝稱第一耶椒山先生之言曰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願與峻坊共勉之

賀陳范彭入學序

歲戊午余表弟陳范彭應督學試以第一人入學區區青衿何足爲范彭奇而余繹入學之義不能不喜則古有讀書不識字之說獨范彭可稱識字耳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

以舉業問余强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抒而可舍學談業耶余亦於聞者眉捷知其以爲迂而復强聒之且曲誘之曰此舉業捷徑錢心漁打蛇得七寸之說每刺刺口實而聞者猶介然疑今得范彭而余言乃有徵也范彭與其兄金溪先庚子孝廉夢日君之子余長姑所出也兩大人物故藐孤方幼伶仃形影未解自憐內憂外侮門漸蕭索余入京取道每過而問焉今昔盛衰之

感悽然刺心有意無言有言不盡之衷尙一一在金溪范彭心目間蓋相關之情不能自已而金溪遂以范彭托余也范彭肄業未浹歲而成章日月幾何詎能淹貫則范彭聞余談學而深信眞舉業不在學外也探經攷傳務求實底舉微危消息欺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故入所窮年佔畢苦於望洋者范彭以數月得其要領問切思近領略甚速始信德性中原有無窮智慧特人自不著手耳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

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大要士先立志十五志學尼山自道亘古來一學字惟有志者識之暗室千年一燈立破數年前此范彭也一變志道盡脫習氣恂恂雅雅起人愛敬有數年契濶忽逢於今日者訝其雅重不敢認爲陳范彭余省其狀於同業諸友交淺交深當面背面無異詞其得士心如此范彭眞志士哉丈夫方寸屬我風雷一奮何事不可爲冷煖世情高低人面據一時以判終身者何見事之晚乎學之分量包裹乾坤識得此字更無難字余於范彭入學不

欲以世途賀套汙吾齒頰特謂識學字之人而入學可稱天下名實相副之一事而吾且以范彭爲左劵令修舉業者不以談學爲迂則所關於士習良不淺云

送張明衡擢守大同序 代李大司農

天下事總於六曹六曹誠職其總矣而自其各爲總也又職其分曹郎受事又各就所事而竭精力以從之敢問職以外哉然曹郎之能其職者率徼天子寵命出視郡事郡無論煩簡總守下諸城而南面臨之

抱案之吏以次稟成蓋六曹之事具在焉夫以曩之
兢兢職分猶懼不給者至是全而付之不虞其難勝
而曹郎出守亦往往以功名自見人不得以不習傲
也此其故可思也尼山就誦詩三百者恨其不達於
政他日與康子論從政而以達之一言爲端木子註
則天下事若以其局錢穀兵刑緒別派異惟就局而
繹其端於何來委於何竟互爲主客密相經緯一局
之中而全局之所爲備達者自能辨之耳故達之一
言其機在呼吸一氣之中而其用在果藝諸長之上

史臣之於賈雒陽曰通達治體是可爲知者道也張君起家進士釋褐授廷評以讞獄廉平晉地曹郎余與共事借箸之餘動中𨚫窾及司倉庾共推明允庶幾孔子之所謂達者余方偕其心計共濟時艱而今且奉命守大同夫大同所稱京師後門也則守視他郡尤不易天子注意北門愼擇鎖鑰非得達如張君亦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然余又非獨爲大同快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此作而彼不應郡與部不相應也邊與腹不相應也吏與將不相應也兵與餉不相應

也共事一主誼比同舟豈其盡出挾私而故爲柄鑿彼固實不達耳人而不達不知其可而尤不宜於邊郡守文吏也而與將參居所治者民也而與兵雜處邇來武備之弛不可問而徒以膏血飽無厭之巳腹屯鹽之法不可復而徒以歲例求如洗之太倉不有達者以處於其間則奉行與考成不相應而扞禦與守衛不相應國事何賴焉而幸借張君以往也不應之患吾知免矣故士君子患不達耳如其能達則自地曹郎而出守其作用當別蓋合邊腹兵餉將吏之

要領無不備於地曹胥槩素嘗一局而了全局之用威望風采且視分司時更倍矣則余之深有藉於張君亦更倍為曹郎時也

贈張子于度序

余以發金花被罪杜門張生于度自新城來視余留十餘日告歸是時生方以文高等廩於庠余於其歸復論藝文論賞鑑而俯仰今昔嘉生之能自立也生妻于余友孫君之女孫君廬墓時生尊其父之治命就學墓側余一再過奇其狀謂之子嶽嶽必能自立

未幾偕槐生賈生問業西江之滸余官民部生又以孔生李生來謁假館禪栖旦夕質問數月乃歸生負奇姿益以攻苦文日有名諸皮相者驚謂何物張子咄咄逼人而生固不措意也大約人得陽氣多者類君子得陰氣多者類小人陽氣多未必無失處陰氣多未必無得處而以大槪論分數則去彼取此張生之言大近於誇口直近於淺節疎近於慢意猛近於凌而其見短處卽其任眞處於世味無情者於名義有情者也於非類面冷者於同調腸熱者也運用奏

泊固不能為生諱而剛克柔克之說余與孫君就所偏以藥之者生又不啻韋弦之佩向來鋒穎漸就斂藏如帷燈如室劍徐按之固自愜心驟卽之亦不刺目蓋原屬陽氣多之人而適兼乎陰之用矣此處情節靠誰簡點天下惟自立之人乃有自得之趣其文之日新月盛為諸士冠軍良非偶也十年回首世事人情具在有意無言之際侍孀闈撫弱弟伶仃蕭索有憐之者有難之者至今視生眼當何如世不乏小廉曲謹厚貌深情之輩而末路歸結何足當生一盼

哉人生多一層回護卽減一分精神學一番完美卽薄一分根底陽原爲主陰在陽中彼陰氣盛者固於做人一籌無緣者耳余淺人也且癡人也卽偶持矯偏之旨以爲二三子鍼砭而已質有愧半生遭際似通似礙受盡人憐亦復受盡人難儻點所得猶未如生之有味乎其中也念菴先生將就冒認四字余每舉似二三子以汗其背至於余之背汗耶不耶敢不以勉生者而自勉

余與印上人爲童時交每過精舍劇談快心事快心人彷李泰伯以讀史下酒意每得一快心即滿椀苦茗相伴噉下上人談其友養元事遂連舉數椀習習欲飛也余癡人也不解元妙法遂不喜元妙語即與緇衣語不敢問其僣祇叩其修又不欲以焚誦講解當修必叩其尋常日用待人處事之作何狀而所貴於其狀又不欲在局外祇求在分內三教聖人各有師各有徒各有分而其徒之各以身謗總之不守其分而已本分事不元不妙而真元真妙舍此無寄特

以人之習而生玩遂於終日交臂之場而成終身永隔之域宣尼致慨於觚不觚此正名之說即盡分之旨士而懷居不足爲士蓋謂士不士也而諺有所謂僧不僧俗不俗者可與士不士共附於觚不觚之圈外註余不敢作謔語嘗語印上人謂士不士所壞在衙門僧不僧所壞在山門相對嘆息不能不服膺養元耳養元所長人第以通梵華之章諳律呂之妙推爲山門祭酒而實不足盡養元也能仁非無名之寺當其盛時規則清肅爲諸刹冠而後乃浸衰最可憾

者苟圖蠅利星布店坊變法界爲飲博之塲化金田爲招揺之所山門刼運莫甚於斯而一舉廓清之者養元也方議廓清時彼無賴者之爪距寧不戒心養元難撼如山竟成滿志郎是降魔手段郎是證聖機緣勿祇執翻貝葉爲作佛事也又聞養元交友不作炎涼態處事不學門面粧善體人情曲折婉至意在言外余書生不知此於法輪何如而竊以爲此極有分曉能自樹立之丈夫不拘在何門習何教皆足表見不爲虚生虚死可有可無之人何怪乎陳君之推

重力請宗伯給劄以表異之也冠帶不足重養元冠帶而得養元乃足重爾夫僧不僧遂至於寺不寺寺而復其所以爲寺僧始復其所以爲僧而祇曰復非創也原未旁溢於本分外也天下而各不失其本分天下平矣然余獨憾養元之不冠進賢冠爲儒者完本分而使廓清之功僅僅在一山門也養元諸同袍具絹求言因次第與印上人之語書之萬歷己未秋八月

鹿忠節公集卷七目錄

序

鹿忠節公集卷七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送耿楱公序

余生平不解世故亦安意不求解自語語人動曰信理信理者不直衡是非并以定窮通非而能通何厭於非是而果窮何取於是特窮通自有真不從世眼論耳楱公爲職方秉公持法徧樹中外上下前後左右之敵今日之去豈屬意外唯是爲國家任勞怨如若人者而竟以抨擊去誰不恨若人去而後來者戒

爲前車誰不憂空恨空憂莫可誰何祇有材官揮遮
道之泣同志贈臨岐之策生平所稱信理者是耶非
耶蓋乾坤不毀恃天理之在人心而理之發皇震耀
更在人事奇窮之處從來忠義節烈獻欷千古者莫
非遭際使然天主於通此理故借苦事苦境以曲寫
其神情而非爲此一人計此一人者於纍纍若若之
中獨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具即備歷奇窮斷不
作送窮文也樸公之窮亦奇矣誓神諭將與前後申
法紀諸啓事其淋漓處透人腸森嚴處寒人骨而獨

以斷絶時貴之薪水其恨遂沸腸而刺骨蹠職方摭職方職方不爲動遂合謀逐職方是時東方有經撫棄地之事樸公又昌言諸臣必無入關之義朝廷必無放諸臣入關之法時論方力爲先逃者地逐職方之謀益急亦自覺寬疆埸先逃之重臣而嚴於部司爲無當又無可吹索乃尋端於戶報以絶不相干之枝節强爲鍛錬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人謂職方而以九分爲公家畱一分爲時貴當不積憾至是然不至是何以逼露樸公之本色而使之光芒萬丈耶儒者

論聖賢之阨窮求之理不得而歸之於數以數與理
俱爲天地所原有而釋人報施不應之疑銷人感憤
不平之氣不知理之全體大用政於數見之其似與
理畸者政抽其緒而窮其蘊數即是理原一物而非
止云並存也即難樸公者亦默爲天所簸弄巧作發
揮此理之波瀾譬之玩賞絶處逢生者爲勝又譬之
行文反言見正者爲奇此自是造物之妙當局者不
自覺耳然則天之窮樸公果專主於通此理不爲一
人計即樸公亦適當之而一過遂已乎是又不然人

遭奇窮脚底始實金之在冶豈不甚苦而色從此足既窮以後之楪公視未窮以前之楪公當自覺別安見天之窮若人者全不爲若人計耶雖然此猶就今以前論也楪公起念原愛國而不愛官今雖去官天下之望都焉南山南北山北靜中觀理光景何如天於此時又引楪公以竿頭之步是在承受何如耳東山再起不失望者幾人楪公而安心定志願終身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人也則即窮爲通歸數於理豈曰吾斯之未能信

贈恆山徐君擢守永平序

恆山徐君以永平佐管經略出納事年餘聲實徹中外擢守永平余幕中聞報呼同舍培亭獻孺星海酌酒慶也培亭答余曰子不知愛官爵并冷淡他人之遷除曾未見一啓事上子眉何今日躍躍也余曰他人遷除他人之利也徐君保障永平永平利之接應山海山海利之且他人遷除營而得之其意中物也徐君盡瘁於出納而全不逢上意金錢粟米無分毫升合不從雪腸中淸頭緒又無不從强項中西膏脂

餘金竟作正支餘米且爲饑民粥是何曾一計及於上官之知我罪我天下豈有不講逢上之術而敢作遷官夢者不夢而得得乃見奇能無快與獻擣笑謂是固然矣而子居恆稱引闇然之義動以不求人知爲足色向對子談徐君苦節而惜其拙於求知子固謂徐君始終一節榮於一歲三遷今乃動色於擢守也子言固在爲子爲盾矣余曰有是言也不聞爲善之利乎近利則善雜絶利則善枯君子之學固與生人之趣相御而行誰不知一意官下絶去榮進之爲

純忠然不到此地不見英雄本色而必使到此地爲
善者沮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有一人焉走不求人
知一路而果無人知寂寂遺笑是助滔滔者而揚其
波也有徐君之擢使人謂天與善人爲善者不枯非
世道之大幸與獻孺曰若子言反覆勝耶星海從旁
代爲難曰天既與善何不合下與之乃先使困抑幾
不自存前此實掠虎鬚不葬虎腹屬有天幸既而以
爇腸覥飲醇之政如度不牖之晝意氣暗銷使無今
日之知遇幾索於枯魚之肆矣余曰是又不然子以

知子者爲天不知者非天耶天體直而用曲非直無以造民物之命乾坤且幾乎毀至於窮人情事理之變態以洗發豪傑之精神妙全在曲曲之爲言折也羊腸以九折而開絕處之生江河以百折而現必東之性物皆然人爲甚說在乎孟子之論困衡矣則常與善人天之意可一言而盡也至於與之之術巧歷所不能窮千古英雄總受顛倒於此中影樣具在可覆視也微獨古人卽君刺易州時不幾以失上官意投劾乎水清石見讀直指王君推轂語同調者覺乾

坤之朗及抵山海後先迂合狀復類是余又以從師相行閒再睹其事兩地影樣若自爲臨摹者師相爲前吏茲土者往往以賕敗而藉口於上官之多兩姑閒難爲婦也特拔一介挺者風之信斯言也君竟以不求知者受知非天也耶吾輩但患善不真莫患天不與其困抑於不見知之時而節不渝乃其顯庸於見知之時而色不愧雖然到見知之時而不求知之意未嘗不在此余之所以爲徐君躍躍也徐君而外則仍有吾不羨遷除之舊眼在三君皆意得去而徐

君之同堂友李周兩君持絹來求所以贈徐君者因
銓次前語以授之

送王中訒令君之南儀部序

中訒王公任吾邑余從樞輔於關外范陽新政無翼
而飛聞之而疑以告者過也蓋御衝煩而若閒應凌
雜而各當曲意體物以厭邑人士之腹者不可以一
端盡然其他可能也獨其眞實不愛一錢從千里外
聞之若談古人事而不敢輒信夫問理之有贖鍰徵
收之有火耗非作法者之甘不涼也兩造得情自愛

者惜身不自愛者惜費於此而欲全惜身者之羽毛中惜費者之要害舍輕重之權無以善其用至徵收之物非應解則應支解者不能無水脚支者不能無分折於何而附益之不寧惟是利者義之和也今而欲有為於地方迫現之機宜不能以空拳應我避贖鍰火耗之名不幾以黜利者廢義乎公何毅然也抑涉世既深始信錢神論不可不讀意公之發軔新硎未經多故知我之無需於民而不知人之有需於我我欲作一等官人未必待我作一等人保無易慮歟

又聞仕亦多術前後不妨兩截者盡先以冰蘗立案待推轂者有難自變之辭我乃得自變其節而無害英雄欺人詎可盡信乃公數易寒暑無不經之甘苦而毅然者自若迨公南儀部之報至然後向之疑盡釋也有是哉少年甲第飲范陽一口水鳴琴四載不臺不省不銓而儀部且南也邑人士咸謂非所以處公者而公曾不以冷曹介意眞古人耳向以瑣闥爲公意中物故節節生疑使預作南儀部觀四載來指顧嚬笑烏有一處非本色淋漓者一邑斗大無難辦

獨先辨一不薄南儀部之心郎英雄蓋世廢然返矣父母斯民養而且教士民各以其分量爲承受之淺深公之得一意於養民惟其不薄南儀部故而細味此不薄南儀部一念洽然善入去俗自遠矣

爲杜氏諸生送王邑侯之南儀部序

吏何以循使人安居樂業之外無循也人各有業而非上之人覆露於其間則不能樂天下農無不勤惟士多媮農之業得無所以擾之郎不勝樂而士之業則賴有以振之然後其精神警聳日新而月異中訓

王公令范陽農若不知有吏士則各幸有師居恆進諸生而課之指授肯綮無難以袖珠示人且命諸生之私課得以不時進余從里中見社生數輩往往持社草謁公未嘗逢執事之不閒也夫官忙人也令忙官也而范陽又稱忙地公何自得閒與諸生講業哉蓋世所爲忙予既已知之矣責贖鍰則前件不能輒銷嚴火耗則初限不能輒完鍛鍊敲扑往復聯絡大要一日事十日不了一月事經歲不了卽樂此不疲而其忙已甚有時循故牒課士語未終而意已移諸

生安所得閒而問業焉至公而見訟庭之嘗閒也且以講業爲消閒爾雖然天下事以閒忙分雅俗而偷食視蔭非所語閒也天下既經庸人之擾不能安無事之常久矣今繇有事以還無事一切忙人何能辦此孔門所稱居敬之簡當其閒有忙之用卽今吾黨小子遞以其業求正於鳴琴之座彼悠悠世眼未嘗不竊笑以爲此閒事無關於仕路緩急之數而范陽百里頓還無事之天下太平無象借閒事以點綴之則閒不當作閒觀也且諸生之以業進者不獨杜氏

子卽杜氏子亦不必盡以文名而公之顧盼覺與衆異扶植護惜每在言外則公於論文之外復爲論行且因其子弟及其父兄默以爲善之利風示末俗此尤世俗之所笑以爲閒事而解事者斷不作閒觀也如世之論閒忙曹郞閒於縣令儀曹閒於他曹南曹又閒於北曹公繇范陽令擢南儀曹殆避忙之忙而就閒之閒歟而范陽實未能使公忙何必就南儀曹覓閒也且公於忙地作閒事知音者又不以閒事作閒觀安見南儀曹之閒於范陽令乎江左風流馬曹

一語晉遂陸沈乃後有述焉者曲為之說曰此有心人熱之極而成冷誠如此說冷熱將截然二境哉世惟於人之熱處冷乃能於人之冷處熱即范陽四載毎見公於冷處著情而提四境之生氣者何非此冷然之情也南陽龍臥曾以澹泊寧靜自繪其閒冷之趣而茅廬中安所得益州圖披以示人誰謂抱膝吟嘯一刻忘天下事哉公南矣兩花臺燕子磯皆吟嘯之所為冷為熱誰辨之者先哲有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江湖且有事冽南儀曹乎故知

言者不必諱言忙不必飾言閒古人非盡不忙特不忙今之所忙耳二三子試以此旨當問業之一則公以爲然否

壽史翁八十有二序

嘗見人世間福澤利益造物若有悶惜遂舉窮通修短厚薄偏全之境遇總歸諸有定之數若物之分類人之分姓一受其成別無展轉則物物而雕刻之造物者無乃太勞乎人之於天猶子之於父母父母即甚愛其子所稱義方亦止指示梗概不得不以全體

大用聽子自證取於閱歷之餘子即善得親心亦安
能以一舉一動俱待稟承而自詘其排蕩斡旋之力
以所聞東陰里有史翁者年踰八旬神明益王行且
爲百歲翁而鄉人又稱翁爲千畝君蓋千畝非素業
乃翁所手闢云不宦不商而闢千畝無異赤手搏龍
蛇其作用必有大過人者集鄉人所述梗概而提衡
天人之論翁豈一一受成於造物而自詘其排蕩斡
旋之力者哉翁弱冠爲諸生篝燈誦讀漏盡不休其
父覺而限其膏翁私益之且厚障其牕使光不泄以

安親心當是時謂青雲可立致未幾而業廢則父物
故而生計以析箸蕭索八口啼饑伊吾無藉至是而
知魯齋治生之論持論似卑實獲我心此千畝之所
繇起也夫翁不獲以一經薦而止以千畝名天也然
朱衣一頷古戰場不乏倖捷銖積寸累採勝算而俟
火候則家人計未聞有不耕之穫誰敢謂薦書難而
家計易天而人也且不獨一經未得竟翁之才即千
畝亦未滿翁之量翁自不溢額於千畝天不能强爲
增而以其未滿之量通其權於百歲翁亦不能强爲

滅天不全爲人用人亦不全爲天用其實天何嘗欲人之全爲我用而借口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者惰民也使過執前定之說則功名天與不求而至何必攻苦於下帷且廢學既不可得躬耕亦未必免餒又安能以治經半廢之人收治生之全功哉然則天下事何常顧其人何如耳人如叟翁天即能使不貴不能復使不富富未滿量不能使不壽人非有子萬事不足天旣壽翁不能不使有子阿馨美秀而文稱觴眉壽不脫斑衣以迎賀客賀客驩然且羨且嘆或爲

圖畫或爲詩歌以紀其事

張盡菴武傳序

余自關外歸樂問武事蓋行閒三載見慣成習即田家浭拾服藝事力不比幕下而幕下亦自有一種游氣可厭具眼者每以帶田家氣爲前茅因以此法相田閒人嘗謂張盡菴可將也而怪其曾不應武試强之入闈旋聞客自上谷來談闈中事盡菴步射爲當場冠當事者呼至前賞嘆再四盡菴不一謝且許爲推轂而亦不對愛莫爲助者詫其遇合之奇而恨其

不就當下機緣出一語以自託落落穆穆豈不冷推
轂者之心風簷射策重厚少文者能再得志歟余曰
否否此畫卷之所以可將也當事者而非具眼天下
事誠不可知如其具眼則推轂之意且不決於擅場
之巧力而決於不謝不對之氣骨蓋兵家事神奇變
化卽十三篇有所不能盡求其實地莫切近於站得
住之一言人之所以站不住者非其力不敵氣先奪
耳而易奪之氣豈臨敵始見哉當場較藝焉如飛電
箭如霹靂若有踏破賀蘭之意挾策而前誓日而語

根不急得一當灑此熱血然站不住者偏是此輩何也當場之決拾戰場原不相干在口之忠義捫心原不相照其精神全用於躁進且無隙而相窺豈有因而不至自薦比處囊之錐乞憐效依人之鳥至使形容將套者謂鼻有口腰無骨嗚呼游氣如是而望其站得住可乎若所謂田家氣則神無越思口無巵語面嘗帶耐勞之色而對人則木强闇譽則羞澁蓋厚地之氣原自凝重田家人每偏得之不爲游氣所蝕則爲氣骨汲長孺自謂責育莫能奪岳鵬舉人謂山

嶽不可撼此物此志也當事者嘉嘆蓋菴初亦爲其巧力及嘉嘆再四而不謝許爲推轂而不對有不灑然異之者蓋菴亦自幸其田家氣而眞將軍之氣骨已露一斑誰忍使重厚少文者以射策詘也如謂落落穆穆足冷推轂之心當事者之前豈少一請處囊中人哉余既答客預書之以爲劵未幾客復來曰有是哉此劵之善測人意也蓋菴既得志於鷹揚矣請持此以賀

贈田生玉林遊庠序

國家取士以文即孔孟生今亦必執牘搦管以風簷所搆盼盼朱衣之一額不繇此途即賢堯舜薄管晏之才德無繇自效於當世則對今之士而稱引先行後文之指何異當暑餽裘人不笑謝無當哉故不文若余而人有以文事相商者即病不忍辭然文有可商即詢其行非敢以雜王雜伯爲制度詢行之意全爲文也集美杜子一日持其內親田生文來余未識面喜其詞美謂當冠軍既而第七而其冠軍者自在也集美復言田生恂恂篤行尼山教條孝弟謹信汎

愛親仁者依稀近之余矍然曰嘗受相人之術矣相生之文行未可量相生之行文未可量蓋舉業套括浸淫傳染陶會稽謂累之連篇而已未嘗置一語今生之文語語欲道胸臆人有可道之胸臆其行豈以今日止哉而即今之行如集美所稱步步皆實地也此中天理人情物理事勢無不冷煖自知痛癢自搔操觚家所疑鬼疑神不可詰問之題至我而視爲家常事吳松陵謂元遠語起於光景之未眞而揣摹其近似幫襯語起於本質之已窮而借光於粉飾斯二

語舉宇內專門衣鉢擅場伎倆一筆掃除而天下之
至文從此出矣故行所以濟文之源非其身有之烏
能言之親切而有味哉或以孔孟之科條與國家之
功令相左聖門自重行王制自重文不思所謂文者
其題誰之語耶國家政欲士之因本業以繹經旨就
發揮孔孟之語驗其所得淺深而甲之乙之蓋借富
貴之權以崇道德而微意不可以告人涉末流者忘
其源使浮華之士得售而抱世道之慨者遂以病功
令夫功令何病哉文運實關氣運今天子明聖修明

祖宗典章天下士彬彬雅化庶幾復見設科本意生

輩勉之行且以善言德行樹人文之幟國家功令借

生以重病夫拭目觀其成且自負於知言也

賀陳中園二難得雋序

中園陳君名其伯子曰麟趾仲曰麟定葢取繩武麟

臺公之義丁卯春與楊漢儀孝二子問業於江村易

麟趾曰公趾麟定曰公定爲家兒名也二子受漢儀

業有年章旣斐然而復以經非專門任伯子就杜君

異仲子就家兒漢儀復不難𦙍以進退家兒與君異

亦不能顧嫌以辭於漠儀則中園君之肝膽原使人不忍負苟可玉二子於成功不問自誰出也匪直此也余以衰病卷甲歸來視舊業如隔世事而於二子攻苦之餘每從旁插入若欲各濟其師說之所未詳者雖以兒之徒與徒之徒莫非吾徒而其實亦激於中園君託子之誼此啓心與弟若姪之所目擊而心識者也中園君穎慧絶世以病廢業復承伯父歷俀蹇金吾不自逞志每語及麟臺公輒瞠視二子謂而不能紹大父箕裘吾不顧以爲子二子俱負뫼姿受

父命聽師說業日奇進余每爲韻語翼之竹籬菊徑燈影書聲再見古人負笈之義而是時璫禍灼天凡屬善類虞禍至之無日中園君一日謂余學書不成此生不得爲盡與事大可恨復以經掠虎鬚日憂巢卵夢夢之天可問耶余解之日以君之驚棲自問爲誰則充足人而居是任且久於其任者陰扶國本密護善類神廟數十年中外享安靖之福爲誰所從受廕之人而天薄報之且麟臺公既登萬里橋而祇脫一氈地未竟之緒嘗集於君而君之名位復不稱志

氣則造物報功報德之權偏於君家而爽則不必論若猶未也不發之諸子而屬之誰中闈君聆此亦爲解頤而事未到手尙屬虛揣今年二子就試余已入都君以試義走使質余余謂伯子不失前列仲子定作冠軍已而報至曰果然夫文郎有定價而五色成迷非古人所嘆乎或謂余評當塲之文字爲不爽而實褎論前人之功德者尤文字之所以乞靈也夫以中闈君平日望子之切而翩翩雙鳳領袖羣英且復聞報馬如風賀客如雲之時婢從屏後喁喁稱懷娠

者又得雄也吉祥善事駢集一時座客不患脾濕主人豈復吝酒哉余在三百里外君即吝酒無從見之然人情過則歸人功則歸己無功則思攘功難攘亦求分功而總之出於望報二子各有師其師各當居功各當受報余雖無功而不敢攘請分之分功則分報而報無定體各視其所乏余忝銜司日食大官别無所乏惟好客之性難移而長安苦無佳釀君家自矜釀法獨步金臺當以百瓶賜我當爲公洗吝酒之名非謔也啓心暨若弟若姪試以余言質於若叔當

作噴飯爲賀筵粧一景色至於二子吐鳳之才與異日釣鰲之事二子自辦之不必言如以二子之才止做富貴利達一路而無志於向上工夫則有曩日江干之塵尾在不待今日言

重陽後王明寰齋頭讌集序

明寰天下英偉開敏雅士也早列膠庠屢膺勸駕旣以數奇幾成瓠落而氣能內守志未中仄乙卯學使者比諸士奇明寰文拔高列餼之諸相知過其門而大嚼之時值秋深白雲浮座黃菊迎尊主人客卿拓

落之才更與高潔之景相對也一石一斗量各自盡
卜晝卜夜與猶未闌酩酊强半諧謔百出則有一夫
正襟危坐昂首伸眉爲莊語以止衆譁其言曰名起
於實事成於志觚之不觚尼山增慨士之不士舉世
若狂士品有三誰闖其上山成一簣誰啓其端吾曹
周旋有年矣請勿論聖賢影樣只簡自己肺腸且勿
論世局行藏只對生來面目天地生成國家作養有
愧無愧自知之耳故士之自負也即遊庠時而已然
士之負國家也自食廩時而漸甚至於肉食貽譏覆

餘有戒則其濫觴耳盱衡宇宙扼腕江河其庸庸者指聲色臭味謂性醉生夢死與草木同腐朽其皎皎者竊堯舜周孔之論翻雲覆雨且爲天地罪人當是時談鋒太厲滿座斂容醒者解譃者止銀燭輝煌中不覺秋色襲人也則又有嗔其減與而讓之者曰子言誠善然譏會非伊川之座且身非伊川而襲其口模擬縱眞祇成優孟請子閉口吾黨開樽夫夫顏汗語塞麈尾不揚明窦意不忍也進夫夫而慰之謂衆曰天下事有不必相同而不可相非者則今日之事

開樽揮麈兩存無害也因並述之

赤社丹邱卷序

恆山徐君之治易人人各自以爲徐君愛己仲冬某日値君初度章縫士各爲韻文以效華封之祝劉生兄弟五人共爲赤社丹邱卷俾予引其端予素不爲祝辭嫌其涉套獨於徐君初度而不能自已君固脫套人余不能作落套語即濡毫凝墨不能不於尋常蹊徑畧犯一二而施於他人則爲套加於君則非套君固有以實之也因信天下事有一名必有一實實

之不維而名徒沿不容不以套目之官有官套士有士套民有民套治人者本無實德而飾聲音笑貌之恭儉治於人者本非誠服而調岡陵松柏之宮商以套啓套甚矣其相蒙也徐君治易無一事不盡己心無一處不如人意雞鳴而起唯求所以佐百姓急而擔當運用又每先事曲爲之計事後又不以告人軍興以來徵求到骨君之處此良工心苦祇令意會者太息耳然君每自以爲多不遂心之事而易已無不歸心之人則君之心太癡腸太熱事到手便不放過

而機緣或未偶意見或未同偏覺乾坤之有憾更於此處入人深矣易之人德君甚而無可效各以感激之衷寫入絃歌之譜稱黃引龔擬仙比聖語重出而情未已景涉幻而理逼真易人之祝徐君也其諸異乎人之祝歟華封故事久成套括至於君而覺致之者筆舌皆靈當之者鬚眉無愧是舉天下最套之事而成最真之事非易之人能爲不套則君之德正先脫世套而風草之機自不容以套應也居恆嘆江河不返以爲套之權重難脫如網難破如城足以昧庸

衆之目而柔豪傑之骨徐君竟以談笑破之使人洽

然於名實之際各動其反本之思干城名教詎不偉

哉余請拾壽民壽國之瀋餘以爲君壽